

回鹘文献《福乐智慧》 语言、文字、校勘问题举隅*

阿拉法特·艾山 吾尔开西·阿布力孜

[提要] 《福乐智慧》是回鹘语重要文献之一，与其他回鹘语文献相比，有许多特殊语言现象。本文从格律入手，论证《福乐智慧》中的一些语言文字问题，认为元音长短值与动符和字母无系统对应，愿望语气成分 -GA 是 -GAY 的变体，叹词 𐰽 除 ay 外还可以读作 i 或 e，最后对《福乐智慧》校勘本提出若干修正意见。

[关键词] 《福乐智慧》 语言问题 文本校勘 律校法

一 引言

《福乐智慧》(*Qutadğū Bilig*) 是北宋喀喇汗回鹘文学代表人物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Yūsuf Ḥāṣ Ḥājīb, 1019-1085) 的长篇哲理诗，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品，亦是回鹘文学中第一部用阿鲁兹格律写就的长篇巨著，开创了回鹘语阿鲁兹的先河。“阿鲁兹”是波斯语、北宋喀喇汗回鹘语、察合台语文学的古典诗学术语，指古典诗歌的格律^①。阿拉特是首位对《福乐智慧》进行完整校勘的学者，他指出“著作中以伊朗艺术家为范例，采用了阿鲁兹格律”^②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回鹘文献整理与研究 (20&ZD211)”子课题“俄、日藏回鹘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成果。本文得到张铁山教授、艾尔肯·阿热孜教授、穆宏燕教授、赵明鸣研究员等多位学界前辈的审阅指正。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① 阿鲁兹格律立足于长、短音节的排列组合，形成诗歌节奏。长音节在格律图式上用一个横 (—) 表示；短音节用 V 表示。但需要注意的是，语言学意义上的音节概念和阿鲁兹格律中的音节概念并不完全对应。如以辅音从结尾的闭音节在语言学上算作一个闭音节，但在经典阿鲁兹理论中既可算作一长一短两个音节，也可以算作一个特长音节 (~)。另外，连读 (如 1850 联句的 *ögdülmiš* 与 *aydı* 连读作 *ögdülmiš aydı*，原长音节 -miš 变为短音节 -mi-)、变读 (文献中体现为变写) 等规则也会影响音节的长短性质。长、短音节的组合构成格律单元要素，进而构成格律单元，使用 *fä'ülun*、*fä'al* 等术语指代长、短音节的不同组合模式，如 *fä'ülun* 为一短两长三个音节的格律单元，*fä'al* 是一短一长两个音节的分支格律单元。格律单元的组合格律种类，即诗歌写作的具体格律模板。本文在不同格律单元和分支格律单元之间使用一个竖符号 (|)，以示间隔；在需要连读以符合格律之处使用一个弧形符号 (⤿)，以示连接；必要时使用符号 “⊥” 表示音节划分处。

^② 《福乐智慧》使用了莫塔伽勒布 (*mutāqārib*) 格律的 *mutāqārib-i mušāmmān-i māhẓūf* 分支格律。该分支格律的符号是 *fä'ülun fä'ülun fä'ülun fä'al*，用长短音节符号表示格律图式则为 V — | V — | V — | V — (即：短长长、短长长、短长长、短长)。《福乐智慧》的音节划分规则仅以音节的开合作为判别长短音节的标准。因此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将所有的闭音节 (不管以辅音结尾还是以辅音丛结尾) 都算作长音节，但开音节则既可以作为短音节，也可以作为长音节出现 (新借用词汇的开音节保持原语言的长短)。诗人并未注意以辅音丛结尾的音节的自然音长，因此《福乐智慧》正文所有诗行语言学意义上的音节数一致。《福乐智慧》中的格律体系与经典阿鲁兹理论存在一些出入。具体参见阿拉法特·艾山 (2024)。

(Arat 1947:XXVI)。拉德洛夫 (B. B. Радлов)、阔诺诺夫 (A. H. Кононов)、伊万诺夫 (С. Н. Иванов) 等都明确指出该作品以阿鲁兹格律写成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1991:55、74、304)。

《福乐智慧》原作已佚, 现存三种抄本, 分别为回鹘文维也纳抄本^①、费尔干纳抄本^②、开罗抄本^③。阿拉特 1947 年出版了以《福乐智慧》回鹘文抄本为底本、以其他两部抄本为参校本的校勘本。该校勘本出版之后, 即成为学界公认的力作, 为《福乐智慧》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 丹柯夫 (Dankoff 1982) 等对此校勘本作了一定的修改完善。2013 年, 米尔苏力唐·乌斯曼以费尔干纳抄本为底本出版了《福乐智慧》费尔干纳抄本的校勘本 (尤素甫·哈斯·哈吉甫 2013)。但《福乐智慧》为韵文体文献, 现存抄本存在残缺、误抄等诸多问题, 校勘难度大, 故其校勘和研究还有进一步完善和深入的空间^④。

二 元音长短值与动符和字母无系统对应

卡尔塔勒奥卢 (Kartallıoğlu 2011:299) 认为, 为了满足格律要求, 《福乐智慧》中部分词有多种拼写形式。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他还引用了克里奇 (A. Kılıç) 关于古代诗歌文献中, 因格律要求, 固有词也如阿拉伯—波斯语借词一样存在多种拼写形式, 如 qara “黑” 有 قره、قاره、قرا、قارا 等四种拼写形式。其隐含的意思是, 词中的元音用 ى、و、ا 书写时表示长元音, 用动符^⑤书写时表示短元音; 词末的 ا 表示长元音, 词末的 ۋ 表示短元音。我们认为, 阿拉伯—波斯语阿鲁兹中存在的这种系统性对应不适用于以《福乐智慧》为代表的回鹘语阿鲁兹文献。《福乐智慧》无任何一处长音节的 ى、و、ا 为了满足短音节处格律而 “削足适履”, 用开口符、合口符和齐齿符来拼写的情况。如 820 联句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1986)^⑥:

fä'ülun fä'ülun fä'ülun fä'al (V — — | V — — | V — — | V —) ^⑦

(1) mu-ṇar mǎñ|zä-t-ü söz|lä-r 〰 öglüg| kiši,
这-PRON.ALL 相似-CAUS-CONV 讲-PART 有智的 人

^① 《福乐智慧》维也纳抄本, 又称“赫拉特抄本”, 由哈桑·喀拉沙伊尔·夏姆斯 (Ḥasān Qara Sāyil Šāms) 于 1439 年在今阿富汗赫拉特以回鹘字母抄写, 现藏奥地利国家图书馆, 编号 1860, 下文简称“回鹘文抄本”。

^② 《福乐智慧》费尔干纳抄本, 又称“纳曼干抄本”, 约 13 世纪在中国喀什以阿拉伯字母抄写, 抄写者不详, 现藏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家东方学研究院东方文献中心, 编号 1809, 下文简称“费尔干纳抄本”。

^③ 《福乐智慧》开罗抄本, 约 14 世纪 (不晚于 1367 年) 以阿拉伯字母抄写, 抄写者与抄写地不详, 现藏埃及国家图书馆, 编号 168, 下文简称“开罗抄本”。

^④ 文中引用的《福乐智慧》片段译文取自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1986)。《福乐智慧》诸多汉文译本的详细信息参见吾尔开西·阿布力孜、艾尔肯·阿热孜 (2022), 兹不赘述。其他引用诗文由本文作者翻译。

^⑤ 动符是阿拉伯文、波斯文中加在辅音字母上方或下方, 表示该辅音后要连读一个短元音的符号, 有开口符 (fäthā, 写在字母上方, 表示后连 -ā 音)、合口符 (zāmmā, 写在字母上方, 表示后连 -u 音)、齐齿符 (kāsrā, 写在字母下方, 表示后连 -i 音)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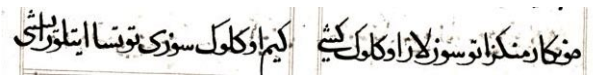
^⑥ 本文使用的语法缩略语为: 1: 第一人称; 2: 第二人称; 3: 第三人称; ABL: 从格; ACC: 宾格; ALL: 向格; BEN: 利他; CAUS: 使动态; COND: 条件语气; CONN: 连词; CONV: 副动词; CONVT: 词性转化词缀; COP: 系词; DES: 愿望语气; GEN: 领属格; IMP: 祈使语气; INST: 工具格; INTJ: 叹词; LOC: 时位格; NEG: 否定; PART: 形动词; PASS: 被动态; PL: 复数; POS: 从属成分; PRON: 代词性 -n; Q: 疑问语气; REF: 反身态; SG: 单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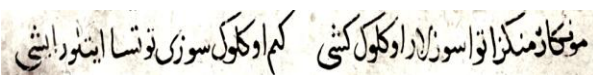
^⑦ 斜体文字是诗句所用分支格律的阿鲁兹学表述, 括号中是其格律图式, 《福乐智慧》正文以该格律写成, 故下文不再重复《福乐智慧》引文的分支格律和格律图示。

kim- öglüg| söz-i tut|-sa et-l-ür| iſ-i.
谁 有智的 话-POS.3 抓-COND 做-PASS- PART 事-POS.3

有一位智者曾讲到这点，谁要听智者的话，诸事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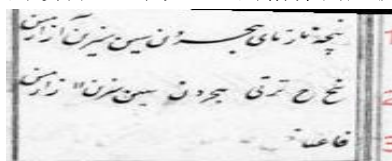
只有例(1)中的 muñar、mäñzätü、sözlär、kim、sözi、tutsa、iſi 等词分别写作 منكراتو، منكراتو، سوزلار، كيم، سوزى، توتسه، سوزى، سوزلر، ايشى، 才能证明克里奇的看法是正确的。然而，如下面截图所见，上述词语在费尔干纳抄本和开罗抄本中均写作 منكار، منكراتو، سوزلار، كيم، سوزى، توتسا، سوزى، سوزلر، ايشى。

 (费尔干纳抄本第 35b 页)

 (开罗抄本第 20a 页)

足见，《福乐智慧》中，用字母还是动符拼写元音都与元音的长短值无涉，只是采用一种新文字系统时出现的不规则拼写。斯捷布列娃(Стеблева 1976:140)也指出《福乐智慧》中长短元音均可以用 ى、و、ا 字母拼写。《福乐智慧》拼写中的这一问题在察合台文中本质上也是一致的。纳瓦依(‘Ālīšēr Nāvāyī, 1441-1501)指出：“在察合台语(文)中，ى、و、ا 字母出现在开口符、合口符和齐齿符的位置，均不算作字母，其性质与动符一致”(第 753b 页)^①。

克里奇为证明“元音用字母表示时为长元音，用动符表示时为短元音”之说，提出 nečä “几”在古代诗歌文献中因格律要求出现了多种写法：当该词的第一音节需要算作长音节时，文献中必然写出第一音节的 ى，即写成 نچه 或 نچا；当该词的第一音节需要算作短音节时，拼写必然省略第一音节的 ى，即写成 نچه 或 نچا(Kartallıoğlu 2011:299)。但是，固有词 nečä “几”中并不存在长元音，书写元音字母与否并不影响元音的长短。巴布尔在阐释阿鲁兹格律理论的学术著作《阿鲁兹》(‘Ārūz)中指出，nečä (نچه، نچا) 的第一音节一般算作短音节；当需要将第一音节 ne- 算作长音节时，重复第二音节的起首辅音 č (چ)，将第一音节读作 neč- 即可，拼写上不必作任何改动^②。巴布尔在阐释玛迪德(mādīd)格律种类八个格律单元形式基本格(mādīd-i mušammān-i sālim)的音节划分规则时，将 nečä 一词读作 neččä，但写法不变。另外，《阿鲁兹》中阐释每个基本格的音节划分规则时，巴布尔在例诗下方写出其符合阿鲁兹格律的读音。这为 nečä 的格律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如以下来自《阿鲁兹》的例子：

 (《阿鲁兹》巴黎抄本第 70a 页)

fā ‘ilātun fā ‘ilun fā ‘ilātun fā ‘ilun (—V — — | —V — — | —V — — | —V—)

(2) neččä tart-ay| hājir-dīn| sensiz-in ālzār men. (1-2 行)
几 受-IMP.1SG 离殇-ABL 没有你-INST 受伤的 我

我因没有你而悲伤，这个痛苦我要忍受多久。

从摘自《阿鲁兹》第 70 叶正面的图版可以看到，诗行 2 是以去掉元音字母的形式再次抄

^① 阿里希尔·纳瓦依：《格律的准绳》(Mizān-ul āwzān)，载《纳瓦依作品全集》，1495-1500 年间抄写，抄写者戴尔维什·穆哈麦德·塔凯(Dārwēš Muḥammad Tāqī)，现藏托普卡皮博物馆热弯图书馆，编号 808。

^② 巴布尔(Ẓāhīr-ud dīn Muḥammad Bābur, 1483-1530)：《阿鲁兹》，1533-1534 年间抄写，抄写者阿吉·穆哈麦德·撒马尔罕迪(Hājī Muḥammad Sāmārqāndī)，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 Turc 1308。

写的诗行 1。行 3 是 1、2 的格律。从诗行 2 第一个词的拼写  (نَجَّحَ) 可以看出, neččä “几”的第一音节与诗行格律的第一个长音节, 即 fā- 部分相符。巴布尔的阐释有力证明了克里奇的论点不成立。由此可确认, 在北宋喀喇汗回鹘语、察合台语诗歌文献中固有词的长短音节问题上, 关键在于音节的开合, 而不在于元音使用元音字母还是动符书写。

实际上, 在《福乐智慧》费尔干纳抄本和开罗抄本中, 是否书写元音字母可作为区分近音词以及同音词的方法。如: tep “说”均写作 تَب, 不作 تِب; tap- “找到”则均写作 تَب; beš “五”均写作 بَيش, 不作 بَش; baš “头”则均写作 بَش; ber- “给”均写作 بَير, 不作 بَر; bar- “去”均写作 بَر, 不作 بار; bar “有”则均写作 بار, 不作 بَر; elig “君主”均写作 اِيلِيك, 不作 اِيك; älik “手”则均写作 اِيك, 不作 اِيلِيك; yer “吃”均写作 بَير, 不作 بَر; yär “地, 土地”则均写作 بَر, 不作 بَير。这些拼写特点是阿拉伯字母系统为适应回鹘语而出现的情况, 也是以上两部阿拉伯字母抄本的典型特点之一, 都与格律无关。

三 愿望语气成分 -GA 是 -GAy 的变体

谢尔巴克 (2012:152) 和曼苏尔奥卢 (Mensuroğlu 1998:162) 都指出,《福乐智慧》中愿望式语法成分^①既有带 -y 的 -GAy (-ğay、-qay、-gäy、-käy) 形式, 也有不带 -y 的 -GA (-ğa、-qa、-gä、-kä) 形式。从分布上看, 兰司铁 (G. Ramstedt) 关于 -GAy 与 -GA 为不同语法成分的看法显然不成立 (转引自谢尔巴克 2012:152)。玛赫杜木 (Mahdum 2011:382) 提到,《福乐智慧》中部分词语因格律的限制而变读, 从而出现两种拼写。所举例子为 5087 联句第二行:

- (3) wāfā qıl|mağay qut| seni qıl|-ğa yat.
信义 做-NEG-DES 幸福 你.ACC 做-DES 陌生
幸运不守信义, 会将你背弃。

玛赫杜木 (Mahdum 2011:382) 认为, 例 (3) qılğa 中的愿望语气成分 -ğa 原来应作 -ğay, 因格律要求此处应为短音节, 变读变写为 -ğa。马塞尔·厄达尔 (2017:254; Erdal 2011:205) 认为 -GAy 与 -GA 在《福乐智慧》中根据韵律需要交替使用, 并举 6095 联句第二行为例:

- (4) bol-u ber|-gä ödläg| käl-ü ber|-gä qut.
COP-CONV BEN-DES 时代 来-CONV BEN-DES 幸福
岁月和幸运会对你热情相迎。

从格律上看, 例 (4) 中第一个 bergä 可以替换为 bergäy。因为根据《福乐智慧》中的阿鲁兹格律技巧——连读规则, -GAy 之后的词以元音开头时, -GAy 音节末的 -y 归并到之后以元音开头的词语的起首 (即 $ber \perp g\ddot{a}y \perp \ddot{o}d \perp l\ddot{a}g > ber \perp g\ddot{a} \perp y \frown \ddot{o}d \perp l\ddot{a}g$), 使得 -GAy 的 -GA 部分变成开音节。如此一来, 此处使用 -GAy 或 -GA 在格律上并无二致。埃尔吉拉松 (Ercilasun 1984:141) 也指出, 连读时 -GAy 可以获得临时短音节身份。

我们认为, 愿望语气成分 -GA 并不是 -GAy 因格律要求而变读变写的临时形式。一方面, 许多诗句中开音节的 -GA 算作长音节, 即其格律地位与 -GAy 一般无二。例如 5738 联句:

- (5) sāniñ or|n-uñ-a bir| esiz or|na-ğa,
你.GEN 位置-POS.2SG-ALL 一 坏人 占位-D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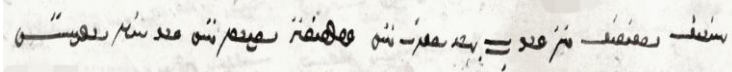
^① 马塞尔·厄达尔 (2017:254) 把该成分称为“将来时”。

boḍun-uğ| ulī-t-ğa| bir inč iḍl-ma-ğa.
人民-ACC 哀嚎-CAUS-DES 一 安舒 放-NEG-DES

奸邪之徒将窃据你的职位，欺压百姓，使其不得安息。

例（5）ornağa、ulitğa、iḍmağa 三词中都出现了愿望语气成分 -GA，且均算作长音节。阿拉特（Arat 1947:569）以回鹘文抄本为准，将例（5）5738 联句校勘为：

sāniñ orl-nuḡqa bir isiz orl-nağay, buḍunuğ|ulitğay|bir inč iḍl-mağ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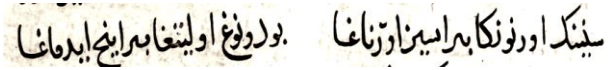


（回鹘文抄本第 82a 页）

尽管阿拉特（Arat 1947）在脚注中明确指出 ornağay、ulitğay、iḍmağay 三词在费尔干纳抄本和开罗抄本中均作 ornağa、ulitğa、iḍmağa，但玛赫杜木似乎仅以阿拉特校勘本为准，并未注意到两部阿拉伯字母抄本的特点。



（费尔干纳抄本第 206a 页）



（开罗抄本第 180b 页）

另一方面，-GAy 与 -GA 作为愿望语气成分在其他文献中也出现过。尽管更早的文献中未出现 -GA 作为愿望语气成分的例子，但学界一般认为 -GA 是原生的，而 -GAy 是由之次生的成分（Gabain 1959:39-40；Tohti 1994:247）。兰司铁（1981:103）指出，回鹘语中 -GA 甚至可以缀接人称附加成分，如 qilgam “我希望做好这件事”。但在有关回鹘语语法的专著中我们没有见到此说法。-GA 作为愿望语气成分在察合台语文献中也常见（Eckmann 1966:160；Bodrogligeti 2001:198），且算作长音节，如（《十份信件》^①第 248a 页）：

māfā ilun māfā ilun fā ulun (V — — — | V — — — | V — — —)

(6) uzun tün qal-ma-ğa all-ij]-da ğām-lar.
长 夜 留-NEG-DES 前-POS.2SG-LOC 愁苦-PL

忧愁整个长夜将不会都停留在你面前。

总之，愿望语气成分 -GAy 绝大部分情况下算作长音节，需变读为短音节时则使用连读规则；-GA 既有算作短音节的，也有算作长音节的，且 -GA 算作长音节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察合台文学时期。二者是同一个附加成分的共时变体，与格律没有关系。

四 应勘正叹词 äy 的读音

回鹘语感叹词 ای “啊，喂”一般读作闭音节 äy^②，算作长音节，但在《福乐智慧》中该

^① 优素甫·阿米里（Yūsuf Āmīrī）：《十份信件》（Dāh-nāmā），抄写于 1509 年，由安萨里（Muḥammad bin Ḥasān Jum‘ān Ānṣārī）在赫拉特抄写，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编号 Add. 7914。

^② 学界多用 a、e 转写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中的短元音 ā，但如此转写易将回鹘语、察合台语固有词中的后元音 a 与借词中的后短元音 ā 相混淆。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中的短元音 ā 是非圆唇后元音，略高于后元音 a，低于前元音 ä(e)。在韵文体作品中，a、ä、ā 的长短不同，ā 在开音节中一律为短元音，而 a、ä 则可长可短。因此，与我们前期的研究（阿拉法特·艾山 2022）一致。本文使用符号 ā 表示借词中的非圆唇后短元音。出自阿拉特（Arat 1947）的引例遵从原形式，不作改动。

词可出现在短音节处，算作短音节。然而，阿拉特（Arat 1947）将所有的 اى（回鹘文抄本中写作 ）均转写为长音节 ay。如 1437 联句第二行：

- (7) osal bol|ma saqla-n| ay qılq-ı| silik.
昏睡的 COP-NEG 保存-REF INTJ 品行-POS.3 轻微
莫要昏睡，要时刻清醒。

ay 为闭音节，格律中应算作长音节，但例（7）中 ay 对应的却是格律的短音节处，故该读法不符合格律要求。阿拉特将此类处于格律短音节处的 اى 也释读为闭音节 ay 的做法影响了其他学者。卡恰林（Kaçalın 2008:17）新校勘本中也读作 ay，不顾诗行格律。如 158 联句：

- (8) yorı ay| biligsiz| ig-ıñ-ni| ota,
去 INTJ 无知者 病-POS.2SG-ACC 医治
biligsiz| ot-ı-n sän| ay bilgä| kuda.
无知者 药-POS.3-ACC 你 INTJ 智者 医治
无知者啊，快去医治你的病吧，智者啊，请你医治愚人的昏昧。

例（8）中有两处 ay，第一行的 ay 处于长音节处，符合格律要求；第二行的 ay 与短音节处 fä- 相对应，不符合诗行格律的要求。

由于以《福乐智慧》阿拉特校勘本为依据，斯捷布列娃（Стеблева 2012:68）将此类短音节处出现 ay 的情况均视作“出格”问题。如 5174 联句第一行：

- (9) ay bāg män| te-güči| bādū-t-mä| köñül. 莫因为伯克便不可一世。
INTJ 伯克 我 说-PART 变大-CAUS-NEG 心

上引诗句的 ay 与格律的短音节处相对应，不符合诗行格律的要求。斯捷布列娃（Стеблева 2012:68-69）将格律短音节处出现闭音节且不能将此闭音节通过连读转换为开音节的情况视作诗行出格，并认为此类现象是导致《福乐智慧》格律不完美的原因之一。不难发现，斯捷布列娃并没有想过 ay 可读作短音节 i 或 e。在此问题上，玛赫杜木（Mahdum 2011:385-386）认为，考虑到 ay 在《福乐智慧》中有多处算作短音节，当时该词很可能有另一种读音；他还指出，اى 出现在短音节处时，可以读作一个短元音 i。凯里莫夫（Қ. Каримов）在其校勘本中把算作短音节的 اى 读作 э (e)（Юсуф Хос Ҳожиб 1971:84）。

а 出现于短音节处的情况亦见于察合台文学代表人物的诗作《赛卡克诗集》^①（第 27a 页）、《鲁特菲诗集》^②（第 65a 页）、《秘宝之库》^③（第 20b 页）以及《阿塔依诗集》^④（第 44b 页）等。如（《鲁特菲诗集》第 65a 页）：

māf'ūlu māfā'īlu māfā'īlu fā'ūlun (— — V | V — — V | V — — V | V — —)

^① 赛卡克（Sakkākī, 14-15 世纪）：《赛卡克诗集》，约抄写于 16 世纪，抄写者和抄写地不详，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编号 Or. 2079。

^② 鲁特菲（Luṭfī, 1367-1463）：《鲁特菲诗集》，约抄写于 16 世纪，抄写者和抄写地不详，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 Turc 981。卡拉阿嘎奇（Karaağaç 1997:170）在《鲁特菲诗集》的校勘本中把短音节处的 اى 读成了闭音节式的 iy。

^③ 海达尔·花刺子米（Ḥaydār Ḥārāzmī, 14-15 世纪）：《秘宝之库》，约抄写于 16 世纪，抄写者和抄写地不详，现藏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编号 Perzsa O. 81。《秘宝之库》匈牙利抄本的校勘、转写者佩里（Péri 2020:56）把短音节处的 اى 读成了闭音节式的 ay。

^④ 阿塔依（Atayī, 14-15 世纪）：《阿塔依诗集》，约 16 世纪中叶抄写，抄写者与抄写地不详，现藏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编号 B-2456。

- (10) ol ɣusn|-ki sen-dä i| qara köz| degül-mü?
那 美貌-CONN 你-LOC INTJ 黑 眼 NEG-Q

哎，黑眼人啊，那美貌不就在你那里吗？

例(10)鲁特菲诗句中的 ای 与诗行格律的短音节处 -lu 相对应，因此只有如艾热斯兰 (Eraslan 1999:278) 释读赛卡克诗句一样，将这种情况的 ای 读作一个短音节 i (或 e)，才能解决格律问题。若非如此，喀喇汗回鹘诗歌文献与早期察合台语诗歌文献中比较常见的这种“变读”均是出格问题，不符合实际情况。由此我们认同玛赫杜木 (Mahdum 2011) 的观点，并认为从阿鲁兹格律理论来看，这种情况司空见惯，问题只在于该词如何转写。故阿拉特 (Arat 1947) 1437、158、5174 等联句中处于短音节处的 ای 均应勘正读音为 i 或 e，以符合格律。

五 《福乐智慧》的若干校勘问题

清代学人从词籍的校勘实践，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校勘方法——律校法 (王湘华 2012)。律校法作为理校法的一个小类，可以用格律校勘诗词文本。该方法对所有存在系统的格律规范的语言文本都适用。每一种语言文学的格律规范都是根据自身语言特点发展出来的，所以律校法的运用也要随所用格律规范的特点而变化。但是其核心理念——将格律作为韵文体文献的校勘工具——是不变的。过往研究中，国内外学术界忽略了格律对西域多语种古典韵文作品的文本校勘和一些语言问题解释中的重要作用。

玛赫杜木 (Mahdum 2011:384-385) 认为《福乐智慧》的格律存在不少问题，并指出《福乐智慧》第 811、1290、1650、5062、5738 等联句存在出格问题。经核查，除第 1650 联句实际上并无格律问题外，其他联句则均是阿拉特的校勘错误，可以用律校法勘正。

(一) 811 联句

阿拉特 (Arat 1947:98) 将第 811 联句第二行校勘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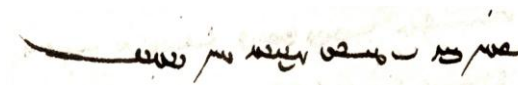
- (11) a. uza-t-ma-z| män dā'vī| qıl-ıǵlī| kiši-g. 决不让诉告者耽延时日。
变长-CAUS-NEG-PART 我 诉讼 做-PART 人-ACC

例(11)中的 män “我” 出格，该词与诗行格律的短音节处相对应，不符合诗行格律的要求。丹柯夫 (Dankoff 1982:262) 和卡恰林 (Kačalin 2008:50) 未注意到该问题。但费尔干纳抄本中，该词写作 mā (ما)，即为开音节词。

 (费尔干纳抄本第 35a 页)

以费尔干纳抄本为底本的塔什干版本的校勘者凯里莫夫把该词读作 mā (Юсуф Ходжажиб 1971:174)。例(11) 811 联句中的 män 一词不见于回鹘文抄本，如下：

- (11) b. uza-n-ma-z|-a tavi| siliğ qan|kiši-g. 讼狱不能使冷静之人厌恶。
厌恶-REF-NEG-PART-INTJ 诉讼 慢 血 人-ACC

 (回鹘文抄本第 21b 页)

开罗抄本中，该词写作 mān (ما)，即为闭音节词。



(开罗抄本第 20a 页)

可以确定,阿拉特校勘本中该联句的 mǎn 来自开罗抄本。笔者认为,开罗抄本的抄写者未能准确理解该词在此处因格律需求出现的写法,故在 م 上标了双开口符 (tānwīn, 即 )。而这多此一举的做法影响到了诗行格律。考虑到格律,我们认为该词应校勘为 mǎ, 则该诗行在格律和意义上均可讲得通。另外,学界在转写回鹘语第一人称代词时有 min、men、mǎn 等形式。811 联句中出格的 mǎn “我”一词可以说明其元音为 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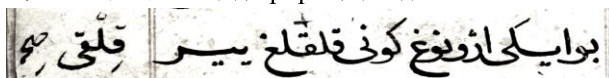
(二) 1290 联句

1290 联句第二行未引起丹柯夫 (Dankoff 1982:262) 的注意。该诗句在费尔干纳抄本、阿拉特校勘本 (Arat 1947:146)、凯里莫夫校勘本 (Юсуф Хос Ҳожиб 1971:242)、卡恰林校勘本 (Kačalin 2008:75) 及米尔苏力唐·奥斯曼的文本 (尤素甫·哈斯·哈吉甫 2013:146) 等中均作:

(12) a. bu iki^① | aʒun-uǵ | köni qılqlıǵ ye-r. 两世的幸福由正直人享受。

这 二 世界-ACC 好 有品行的 享用-PART

上引诗行 qılqlıǵ “有品行的”的第二音节出格。开罗抄本漏抄该联句。费尔干纳抄本中,该联句左边的空白处写有 qılqı “其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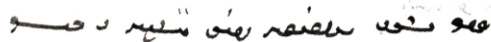


(费尔干纳抄本第 53a 页)

该诗行在回鹘文抄本中作:

(12) b. buu iki | aʒun-uǵ | köni qılqı-ı yä-r.

这 二 世界-ACC 好 品行-POS.3 吃-PART



(回鹘文抄本第 27a 页)

我们推测,费尔干纳抄本的抄写者此处可能受到了上一句 qılqlıǵ 的影响,因而出现笔误。但后来一位学识素养较高的读者或校者发现了费尔干纳抄本中的这个问题,但因费尔干纳抄本已然落笔成字,无法直接修改其错误的文字,只能在页边写下正确的形式。格律方面,根据回鹘文抄本和费尔干纳抄本页边的批注,将该词校勘为 qılqı, 则该行在格律上就无误了;意义方面,该行可以解释为“其品行可以抵消两世(之罪)”。

(三) 5062 联句

阿拉特 (Arat 1947:505) 将第 5062 联句校勘为:

(13) kičig bol|sa imin| uluǵ šār|r-ı-n-dīn,

小 COP-COND 心安 尊者 短处-POS.3-PRON-ABL

sālāmāt| bol-un-sa^②| umu-p hāy|r-ı-n-dīn.

安康 COP-PASS-COND 寄希望-CONV 恩泽-POS.3-PRON-ABL

卑者只求尊者不加害于自己, 只求得到尊者的恩泽, 安康和平。

① 我们认为此处 iki 应为 ikki。

② 我们认为此处 bolunsa 应为 bulunsa。

5062 联句韵脚词 šärrīdīn “其短处”和 ḥāyridīn “从其恩泽”的第二音节出格。该闭音节与联句格律的短音节处相对应，不符合格律要求。该问题未引起丹柯夫 (Dankoff 1982:263) 和卡恰林 (Kačalin 2008:263) 的注意。回鹘文抄本中，这两个词分别为 šärrīja 和 ḥāyrij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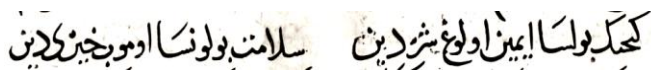


(回鹘文抄本第 72a 页)

而费尔干纳抄本和开罗抄本中，这两个词分别写作 šärrīdīn 和 ḥāyridīn。



(费尔干纳抄本第 183a 页)



(开罗抄本第 160a 页)

那么阿拉特校勘本中的 šärrīdīn 和 ḥāyridīn 来自哪里？他把费尔干纳抄本和开罗抄本中正确无误的 šärrīdīn 和 ḥāyridīn 改成了 šärrīdīn 和 ḥāyridīn。我们推测，这是由于阿拉特认为《福乐智慧》的语言一律保留了代词性 -n，因此他把脱落代词性 -n 的 šärrīdīn 和 ḥāyridīn 改成了带代词性 -n 的 šärrīdīn 和 ḥāyridīn。马塞尔·厄达尔 (Erdal 2011:206) 指出，阿拉特在《福乐智慧》校勘本 (第 3428 联句) 中把三种抄本中均一致的 tilidā (实则应为 tīlīda) 改成了带 -n 的 tilindā 形式。从表面上看，二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代词性 -n 的有无，但有时却跟诗行格律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代词性 -n 的脱落在粟特文写本残片所反映的回鹘方言中也出现了 (马塞尔·厄达尔 2017:14、167)。《突厥语大词典》(麻赫穆德·喀什葛里 2002:275) 中也有代词性 -n 脱落的情况：

- | | | | |
|-----------------|------------|-------------------|-----------|
| (14) yaqa-da-qī | yalğa-qalī | älk-i-dä-ki | ičgīn-ur. |
| 衣领-LOC-CONVT | 舔-CONV | 手-POS.3-LOC-CONVT | 扔-PART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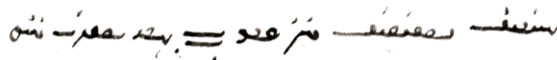
为舔衣领上的，丢了手里端的。

也就是说，šärrīdīn 和 ḥāyridīn 形式是符合当时实际语言情况的。如此一来，第二音节为开音节，联句格律和意义无误。因此，《福乐智慧》中，该二词应校勘为 šärrīdīn 和 ḥāyridīn。

(四) 5738 联句

阿拉特 (Arat 1947:569) 以回鹘文抄本为准，将第 5738 联句第一行校勘为：

- | | | | |
|------------|----------------|-----------|------------|
| (15) sāniḡ | or n-un-qa | bir esiz | or na-ğay. |
| 你.GEN | 位置-POS.2SG-ALL | 一 坏人 | 占位-DES |



(回鹘文抄本第 82a 页)

5738 联句 -GA 和 -GAy 的问题前文已经讨论。这里探讨第一行 ornuḡqa “向你的职位”。该词第二个音节 -nuḡ- 不符合诗行格律的要求。ornuḡqa 是典型的两长一短三个音节的词。该词 -nuḡ- 音节对应的是诗行格律的短音节处 fā-；但闭音节的 -nuḡ- 在阿鲁兹格律中只能算作长音节。尽管阿拉特注意到回鹘文抄本中的 ornuḡqa 在费尔干纳抄本和开罗抄本中写作 ornuḡa，但他未意识到 ornuḡqa “向你的职位” 第二音节出格，丹柯夫 (Dankoff 1982:263) 和卡恰林 (Kačalin 2008:297) 也未注意到这一问题。费尔干纳抄本和开罗抄本中的 ornuḡa “向你的职位” 的第二个音节 -nu- 为开音节，可算作短音节，对应短音节处 fā-，格律无误。回鹘语中的 -GA 和 -A 两种向格成分意义相同。向格 -A 也见于《福乐智慧》的语言 (Hacıeminoğlu 1996:30)。故该词应根据费尔干纳抄本和开罗抄本勘正为 ornuḡa，则格律和语法均通。

سینک اورنونا کبیرا سیر اورناغا

(费尔干纳抄本第 206a 页)

سینک اورنونا کبیرا سیر اورناغا

(开罗抄本第 180b 页)

六 结 语

《福乐智慧》现存抄本皆藏于国外，因此我国的《福乐智慧》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单一化，模仿痕迹严重，基本限于对《福乐智慧》内容的探索，鲜有对所使用文本的质疑和考证。这也导致我国学者在《福乐智慧》研究中一直未能取得国际话语权。阿鲁兹格律在《福乐智慧》等回鹘诗歌文献的校勘中发挥着重要的理校工具作用。由于对阿鲁兹格律理论掌握不够充分，实践运用不到位，国内外的《福乐智慧》校勘本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的问题。本文从《福乐智慧》的格律入手，用律校法厘清了一些语言与文本问题。

参考文献

- 阿拉法特·艾山. 2022. 《俄藏察合台语〈阿塔依诗集〉的语言特点研究》，《民族语文》第 2 期。
- 阿拉法特·艾山. 2024. 《〈福乐智慧〉阿鲁兹格律的来源及其影响》，《民族文学研究》第 5 期。
- 兰司铁 G. J. 1981.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形态学》，陈伟、沈成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麻赫穆德·喀什葛里. 2002. 《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何锐、丁一、校仲彝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 马塞尔·厄达尔. 2017. 《古突厥语语法》，刘钊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湘华. 2012. 《晚清民国词籍校勘研究》，长沙：岳麓书社。
- 吾尔开西·阿布力孜、艾尔肯·阿热孜. 2022. 《维吾尔古典文学汉译 70 年》，《民族翻译》第 4 期。
- 谢尔巴克. 2012. 《十至十三世纪新疆突厥语文献语言语法概论》，李经纬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 1991. 《〈福乐智慧〉研究译文选（一）》，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1986. 《福乐智慧》，郝关中、张宏超、刘宾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2013. 《福乐智慧：费尔干纳抄本原文校勘版》（维吾尔文），米尔苏里唐·乌斯曼整理，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 Arat, Reşid Rahmeti. 1947. *Kutadgu Bilig*, I Metin. Ankara: Türk Dil Kurumu.
- Bodrogligeti, Andras J. E. 2001. *A Grammar of Chagatay*. Muenchen: Lincom Europa.
- Dankoff, Robert. 1982. *Yūsuf Khāṣṣ Ḥājib, Wisdom of Royal Glory (Kutadgu Bilig),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ckmann, János. 1966. *Chagatay Manua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 Eraslan, Kemal. 1999. *Mevlana Sekkaki Divanı*. Ankara: Türk Dil Kurumu.
- Ercilasun, Ahmet B. 1984. *Kutadgu Bilig Grameri*. Ankara: Türk Dil Kurumu.
- Erdal, Marcel. 2011. *Kutadgu Bilig Metni, Doğumunun 990. Yılında Yusuf Has Hajib ve Eseri Kutadgu Bilig Bildirileri*. Ankara: Türk Dil Kurumu.
- Gabain, Annamaria von. 1959. *Das Alttürkische, In 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 Hacıeminoğlu, Necmettin. 1996. *Karahanlı Türkçesi Grameri*. Ankara: Türk Dil Kurumu.
- Kaçalın, Mustafa S. 2008. *Yūsuf Hās Hājib, Kutadgu Bilig, Metin*. Kültür ve Turizm Bakanlığı Kütüphaneler ve Yayımlar Genel Müdürlüğü, internet yayımı.
- Karaağaç, Günay. 1997. *Lutfi Divanı (Giriş-Metin-Dizin-Tıpkıbasım)*. Ankara: Türk Dil Kurumu.
- Kartalhoğlu, Yavuz. 2011. *Kutadgu Bilig'deki Uzunluklar, Doğumunun 990. Yılında Yusuf Has Hajib ve Eseri Kutadgu Bilig Bildirileri*. Ankara: Türk Dil Kurumu.
- Mahdum, Abid Nazar. 2011. *Kutadgu Bilig de Vezin ve Kafıye Kullanımı Üzerine, Doğumunun 990. Yılında Yusuf Has Hajib ve Eseri Kutadgu Bilig Bildirileri*. Ankara: Türk Dil Kurumu.
- Mensuroğlu, Mecdud. 1998. *Karahanlıca. Mehmet Akalın, Târihi Türk Şiveleri*. Ankara: Sevinç Matbaası.
- Péri, Benedek. 2020. *Ḥaydar Ḥārizmī "Maḥzan al-asrār" (The Treasury of Secrets)*. Budapes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re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 Tohti, Litip. 1994. *Common Altaic Verbal Suffixes in Modern Uyghur*.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Стеблева, И. В. 1976. *Поэтика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её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в Раннекласс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 Стеблева, И. В. 2012. *Тюркская Поэтика –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VIII-X вв.*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Юсуф Хос Ходжиб. 1971. *Қутадғу Билиг, Наирға Тайёрловчи Қаям Каримов*. Тошкент: Фан.

Some Issues in the Language, Script, and Text of the Old Uighur Manuscript *Kutadgu Bilig*

Arafat Hasan and Örkesh Abliz

[Abstract] *Kutadgu Bili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ocuments in Old Uighur, and exhibits distinctive linguistic phenomena compared to other manuscripts in Old Uighur. In this paper, we address sever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language and script in *Kutadgu Bilig* based on the tradition of Aruz. We argue that vowel length does not systematically correspond to harikas or letters, the desiderative marker -GA is a variant of -GAy, and the interjection 𐰽𐰺 can be read as *i* or *e* besides *ay*. Furthermore, We propose several corrections to the critical edition of *Kutadgu Bilig* as well.

[Keywords] *Kutadgu Bilig* linguistic issues textual criticism prosodic analysis

(通信地址: 阿拉法特·艾山 100089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
吾尔开西·阿不力孜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